

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與鄧伯昭

初春至省聞從者旦夕將至延頸企踵私竊慰幸庶幾承望顏色一據數年積臆與聞名論以自廣大嗣見李宣伯始知近解旆郡城省游已停軒矣變而不見我勞如何籌捐之局延續無已而多使有道君子任告貸之勞念公與公讓之勤賢益撫然於國事之艱難也往與江忠烈公崎嶇瑞昌山中忠烈嘆曰誠亂世耶乃使吾輩一二書生困憊至此每思此言爲之愧歎公之與百

姓爭求錙銖之利以益軍食其艱煩亦有類此者敬述忠烈之言冀公之有以自廣焉僕疾病無狀中丞以編輯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竊幸得從公與南屏研生諸公後搜求奇節卓行徵事述文既可陪侍德教抑亦無妨於隱退之義不復敢辭日盼從者屈臨得聞載筆紀言之略使鄙心有所依循昨宣伯來帳公枉駕之尚無期日也湖南之治團防莫先於寶慶其成軍也莫先於新甯人才之多戰功之偉又皆肇基忠烈是錄中可紀者寶慶其最盛者也公方籌辦捐輸不能久離郡城意欲卽以寶慶一府採訪編纂悉屬之公所屬州縣採訪

事蹟均求槭商辦理由各學及釐局徑解郡城以俟審定分三等錄存文武官戰沒及殉節者皆爲立傳紳民死難者兵勇陣亡者爲存名仍以事爲類其有事蹟者附載其本名下有所譏錄仍乞隨時寄示俾奉爲程式表章鄉里節義想尤公精神所注屬者也

與羅研生

書局採訪茫無端倪僕心煩且雜不能專壹斯事欲乞先生主持周務以全神運量之有可搜羅不厭詢求之數書牘之煩人知先生之心勤勤也則將有不憚遠阻而來告者故欲以採訪事屬之先生以惟先生能勤勤

耳其戰功大略必徵實於奏報頃謀彙集各家奏稿錄存副本已足盡其大概營中採訪無以逾此伯宜赴營留意搜求可也隨帶書手無所取斯前書謂南老以爭論體例之故憤然長往南老不如是之褊也然由斯言以思則鄙人之藥石也莊生之言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我不見南老之用心而相爲是非也南老亦不見我之用心而相爲是非也故曰大辯不言履乎其域而自知也應乎其節而自定也吾與南老皆外也然且乘人而鬪其捷則道之靡也無尊崇有道之心而以語言求勝則心之累也反覆先生之

言以悚以懼請得一以書局之事屬之先生不參末議
比諸衛武公之悔過鄧君相吾當壽九十有二或卽以
此徵之

與閻丹初

武昌一奉教言忽忽兩載世事浮雲變幻百端猶幸名
賢得位天下屬心朝廷新政煥然撥亂反正之機宜
在今日下風傾首以日爲年待屏跡深山疾病無狀寄
雲中丞編輯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此不急之務逸民
可以任之頃謀彙寄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察詠
之宮保疏稿閣下爲任開雕之役僕意欲求賜一副本

尊處寫手必不能多能將原稿寄南分別繕寫刻期一
月可以歲事計閣下必能垂情俯從也又宮保湖南專
祠至今未能興建南坡方伯欲懇節相及希菴中丞代
爲設措僕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資助不宜重煩之
擬令宮保所隸舊部派費三四千金能少有所寄即可
據以興工各營將官湖南不能周知謹備公啓一摺求
閣下分別散發其籍隸湖南及爲宮保所識拔者求賜
提挈派以成數由閣下彙收賜寄宮保陟降之所憑依
南省士正同感大德義渠方伯並乞以此意商之

致劉霞仙

去臘意城遞到賜書敬承以黃門之私戚慰諭綢繆渥
頒厚賄用示拳拳之誼拊膺捫臆感愧交深前承 聖
恩勤求岳牧特畀閣下開藩蜀土資以旬宣保障之任
側聞彼間吏治之不修久矣名賢得位天下屬心 朝
廷新政煥然將以風示在位振厲官常以爲戡亂保邦
之本非徒快兄此行引領蜀亂之有瘳也聞受 命以
來勤人事廣人才孳孳焉惟日之不足盛德大業當有
日新言者謂蜀人誦籥公之德比諸甘棠之歸召公尤
見我兄左右宣導之力也僕屏跡深山疾病無狀中丞
編纂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此吾事也不敢辭而成書

體例言者互異有必待兄與節相與季高中丞之酌定
者俟採訪略有端倪當先譏例言寄求指駁自去秋以
來以此故三至省垣追念前歲匿跡之深大旆西行闕
爲一送無以自解於心頗思一詣各營遂泝江而西幸
一承望顏色往返之期刻以四月公私蹙蹙懷此於心
未敢定也龍山之局非鄙心所欲以居高山久憚於登
陟且避地以僻不以險恃吾無可欲者不恃吾之能自
保也惟處故鄉必不可圖存合一邑之人皆仰望之窮
其所至而皆在人耳目古人避地必出國都非躬涉亂
離不能知也比於蕉溪版溪之間有所經營而力弗能

逮兄能有意乎是則合謀之庶期有成耳蕭濬川方伯湖南專祠至今未能興建弟數以爲言而苦無款可籌擬令所部各軍派費一二千金庶可據以興工伏乞分飭各營力爲提挈早賜彙收撥寄尤所企禱又黃子春專祠漏載本籍及湖南兩項本籍似尤不可少能設法補敘否漏齋先生護尊眷入蜀想已抵省一切安善爲祝

復王綸霞

一別二十六年世事浮雲變幻百端奉賜書如見長爪仙人談五百餘年故事也而其憂時閔亂之旨感事述

情之言尤見賢者所以用心與其制行之表表非復流俗所能庶幾欽服何已永郡釐務得長才經理必有成效世亂軍繁窮極搜括無古今一也今之釐務與漢之算緝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實而自漢唐之末所以取之民者名目繁多而常苦不給載之史冊可考也今一總其成於釐務無擾於民無害於農而並無損於商亂世不得已之裨政斯爲稍愈而湖南行之較優於他省者爲得劉晏引用士人之意實收實報除去煩苛爲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俗儒不考古不知今影響訾謫蒙竊悼之老病間廢宜爲高論而所言

如是者所以嫉世儒之好議論而無學識爲姦商莠民
設淫辭而導之逞也其有闕者乃在任事不盡得人閣
下言之是也其將有聞鄙言而神王者乎忠義錄一書
中丞強起相屬不敢辭此事編纂非難而採訪爲難尙
懇閣下督催同郡諸公不厭網羅散佚搜討幽微先任
其難近歲常苦目疾去冬患此尤劇廢酬應者數月台
暉咫尺有闕音敬枉勞惠問又未獲以時裁答略陳前
狀冀荷鑒原臨書惟有惶悚

與龍驤臣

一別三年思仰何已老病閒廢久絕人事雲泥之憶閣

別霄壤無由通問蜀莊沈冥古有成例度無我疵奉賜書乃蒙念我勤勤在遠不遺非夫賢者之樂道忘勢豈暇及空山一老尋煙相問取讀之竊自愧益自壯世事浮雲變幻百端追思往昔縱談畱連慨歎一變復有今日朝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能見其大意者國家中興之業可復見耶西夷之禍自謂能見及之而痛言之京師畱心世務有學識如君者固不多得而無能一發其憤憤其他則又何說竊獨深念古人之言與其行事始末自南宋以來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當世之不足

與議而已然君政行卓卓乃獨能自行其所學聲名之
洋溢自北而南而時一貫注山人之耳蓋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念君治行所以動民之歌誦如是益慨
然於天下治亂之原而吏治之媿敝至今爲可悼歎也
聞忽作引歸之計鄙意竊謂非宜非樂君之久仕也而
不樂君之速歸君解人當自悟之所望於君者西琉璃
潞黨黃氏時一賜惠愈多愈感多病所需惟藥物他無
所望南方無石琉璃近年西產猶不易覓故乞之君琴
丈補翼甯道當時相見子壽近狀何如如齒及爲道相
思

復羅小溪

奉正月十三日書所言精微透闢深中機要讀之寶貴
默數天下人才見見聞聞識力能及此者殆無多人循
誦往復領服無已承垂念賤狀渥頒盛惠沖情摯誼敢
不欽承惟念閣下方在閭非甚優裕時事艱危鄙人衣
食天地間無所裨益尤不宜以有用之資贍及頑朽是
以承命惶悚而不敢以區區冒閣下之大惠也來書論
王薛諸公直探本原可謂名論江浙之禍久在意中所
恃江南一軍而已相持十年勝敗之數必有所歸一軍
敗而二省數千里之地土崩瓦解然且處堂而嬉般樂

怠傲無挾自恃論者訥其禍之速自蒙觀之相持十年
禍已遲矣自江浙歸者多言事棘時民團之氣轉憤兵
勇潰者官吏逃者所在截殺之蓋吏治民心之與爲彫
喪久矣賢者不能堪王薛何論焉薛尤猥下江浙乃謂
之能此鄙人所以憂江浙之陷溺將無已時也小園中
丞所守一郡無當輕重次青代其位而名以裂中丞之
生乃幸全此天也以是歸咎江浙之全局豈通論哉天下
之事尙非無可爲爲之而必非無效而人才之生實
乏滌生節相再出事日難而人才日絀季高中丞奏調
各軍姑取其一來以壯軍勢沈毅戡亂之才故知其不

易致也蔭渠艱難可念此深有得於黃老之術以篤實爲體而以堅忍爲用文景以治承平之天下蔭渠以處亂國無子房之大用而平陽之清靜固庶幾焉蔭渠之學爲與黃老默契未易幾也粃糠一切若何晏王衍而謂之黃老鄙人固弗知之矣九峯作郡守頗有名節相亦屢疏薦之周子論人善惡有二曰剛善曰柔善曰剛惡曰柔惡九峯兼之而才實陋所在足以誤人家國其得志以逞節相與有過焉亦國家之運爲之也吾楚籥公去後岌岌不可終日寄雲中丞稍振發昭蘇之其人誠篤君子也近有一二事蔽於忌者之言頗用憂之晉

楚士紳有强名然自濂公季公外無敢與官抗者一則奉旨辦理團防一則主謀幕府非紳士也餘則籥公能用之一二能者辦事持正有氣力非若江浙以勢力把持顧私不顧公也而自倉廉使以下久懷不平以此一二事者陰嗾之以兆之朕於事無害而幾固微矣鄙人近數年頗有悟於周易言幾之旨以爲道非誠不立非幾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亂皆有幾者行其間天也固人也來書言吏治之敝豈惟一省然哉亂天下之源在此撥亂而反之正舍此固無可圖功將如羅李十數輩餉盈巨萬以治盜可也而吏治不修長亂終無已

時故求將急矣而求吏尤運以全神治盜急矣而治吏必舉爲先務程子言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養之恤之教化之整齊之寬而假之誘而進之任之賢者十年之功庶有裨乎楚粵猶可爲也江皖則已不可爲矣霞公之治蜀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者也兩賢相與蜀當無憂僕更涉世故本乏材用默念道消道長之機以審其進退去就決然無可疑者人事之是非事機之得失悠悠今古誰與論之君子研幾於心觀事於理以俟千古之有知者讀書躬耕吾事也中丞以忠義錄相屬而不樂久居省垣以與酬應年逾四十一事無成精神

不足以自運其才學問不足以自調其氣無能有爲審
矣閣下精神識量遠出塵表必能建立大猷以光時譽
願幸勉之久不談時事與朋友書尤用戒懲以來書議
論高偉私竊服膺稍一宣暢其說亦以仰答諭問非閣
下亦烏足與論此者哉笏存廉使耳其名久矣而無由
一見京師與元卿侍御交好文章氣節獨出冠時有云
前後兩趙者嘗私想見其節概人才實難見聞所及輒
心奉之因閣下言聊一述平昔所聞以見心知之有素
也手肅奉謝盛賜所以不敢承之意度蒙俯諒

致曾中堂

奉三月十一日賜書敬領一切意城旋示悉巢舍以下
東達維揚次第肅清沅老之力幾於開闢洪荒使斯民
再睹天日慶忭何已近事之佳者北則捻勢漸衰楚軍
之援潁者威聲漸遠可以徐斂方張之氛而沃盪之南
則左軍所向克捷日憂其深入無援而幼丹中丞能以
一軍爲之後勁少荃赴滬後亦可由松江以通湖州之
氣鮑軍與季公專意規復甯國北出蕪湖以通江路南
出廣德扼浙江之衝事勢日益艱難而自軍興以來氣
機之團聚蓋未有逾於是時者區區愚慮但念兵力之
分布過遠而策應頗難城池之恢復日多而畱防匪易

捻匪屯聚南陽信陽其勢必闖入楚境以掣諸軍之力
鄂省所以自衛者蒙有歉焉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懼議
覆朱御史一疏委曲詳盡尤得體要計已上邀 俞允
韶陽鹽河總匯課之郴桂四散之地勢逆而難課之韶
陽事易而順非獨以籌粵餉卽湖南鹽課亦舍此無辦
法此疏行湖南東征一局自可增餉凡事剏始爲最要
關鍵裨政急行後難補救幸預籌之南老欣然任此如
以屬之必使會同辦理乃爲有濟前年文藩司幫辦夷
務與督臣會銜卽其例也承諭忠義錄事例適如鄙心
所欲言中丞初爲是議往復商辨以謂事無終訖而多

煩費今但當網羅搜討不當設局尊諭所及尤徵遠量
鄙人初意則以楚人忠義之風流被天下當稍存其事
蹟以備他日 國史取證去夏編輯江忠烈行狀羅忠
節年譜所校正增加蓋十之五六以彼子姓門人傳之
尚不及詳知史氏之失徵者多也欲及吾身錄所見聞
以存信史或亦窮而在下者之事中堂肇基楚軍南陽
父老以爲言之謙也至謂是書早計則傳者忠義非傳
綏寇方略南山可移忠義不可毀無憂詒笑也以先後
爲次第用備遺忘奉此二語爲是書事例固足息紛紛
者之辯矣惠甫諭洋稅事闕之憮然此難以口舌爭也

彼所據爲事要皆聖賢豪傑所爲發憤而慨歎者前書
之辨益慮朝廷下督撫議所見不宜參差旣不交議
則是辨爭皆贅也歐陽公云且須放此人出一頭地苦
雨數日山中拾薪尙待披裘積闊不可言狀本意入夏
稍暖趁餉船一詣營而久爲雨梗至今尙未獲赴省積
年霪潦傷農事念之慘心少荃中丞奏調之議萬求諭
止之頑鈍褊迫如鄙人豈復能堪世用而繁爲之詞以
虛名相耀祇益恧耳先皇於小臣眷顧特厚觀我生
進退猶以俟其時焉今此志畢矣且言固各有當古人
云覲面不如聞名以言世人逐聲影者眾也恭邸於鄙

人相習久其相視語言容貌無異人者強譽之以爲賢哲不足取聽或疑薦者之有私是於中丞猶爲累也康節語富鄭公公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間雲蹤跡謀一就視中丞無不可者卽有薦達是直阻山人之行而速其遯耳因書敢敬及之

與曾沅甫

奉書荷蒙注問殷拳伏讀感領比聞大軍轉戰而東埽盪廓清如捲秋籜十年晦昧之區重睹天日開闢之功規模宏遠軍興以來所未有也願益持之以謙守之以固慎司其發而時有以作新其氣經緯天地斡旋世宙

惟公大德乃能堪之欽仰何已厚菴軍門三疏乞假莫
測其意所向聲望爲之稍減乃悟足下前言蓋有以窺
見其深時事方艱宜如何委曲聯屬之以盡其用則
在節相將將之略矣議復朱御史疏未識批答云何
果行此楚軍餉食猶可籌辦一二但未卜辦理順利何
如耳

致曾中堂

三月八日奉塵一函計蒙賜鑒時方歸家至今未獲旋
省嫾廢可知意城遞示各件敬承大軍肅清江淮遠近
知威國家資其保乂生民賴其福庇非祇一邦之榮一

時之慶而已。朝政清明人心思治斡旋世運需之元老或者戡亂之有期耶粵釐特舉也而寶正辦形公廉謹然無任事之力無審機之才又氣局稍褊不能用人廣東釐務積弊太深會城黃霧四塞自非豪傑特識則良其限列其責而危在薰心蒙竊慮之原疏派員會辦當謂主謀贊畫豈謂差委者耶璞山循廉之吏責之理財非所能任玉班小心事友生方任軍旅中丞必乞畱之役泉差強人意然江西釐務皆所經理令其舍贛南而趨粵東頗謂韓愈可惜蒙前慮南老之憚於遠行以書詢之慨然自許而大營訖未聞知此意城之過也湖

南非此老一行無可任者近年粵私浸灌全楚而釐課
轉遜蓋樂昌爲粵東地游民轉運四散繞越莫可阻遏
宜章臨武所設陸卡十防其三而已屢生事端此所謂
窮於地勢者也當謀歸併韶關彙徵郴州所設各卡皆
可裁撤故粵釐行而湖南鹽釐首承其利所必任之南
老者此其一要略矣且如晏公亦豈能倚之以集事哉
粵中總局委員曰華廷傑曰梁山谷攬事已久去冬又
令各商包徵先納貲爲質相與網利有歸商者有歸員
紳者福山釐務一聚眾而卽停廢晏公處此其不至眩
惑惶亂未可知也紳商之盤結如四川臬司俞文詔亦

包徵之一戶此當一切停罷其強者以法繩之慮非溫
良濡潤可以微相感孚者也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
所恥言漢武用孔僅桑宏羊皆賈人斯爲英雄之大略
君子雖爲利不能不軌於正要取其才足以集事鄙人
所訪悉三人一曰伍崇曜廣東大紳必得引用一人羅
椒老龍南老非其選也蘇更老不爲商民所服伍君亦
在總局與椒老齊列福山大鎮可以取決一言其人亦
知事體此必當援引者也一曰吳昌壽聞頗清廉持正
帶勇有名人尙憚之任廣州府亦有惠愛可資坐鎮一
曰羅勳聲名頗下任廣東都轉鹽課曠越前後而已亦

取盈焉人皆訾議之然自道員以下才具尙未有能及此君者資其計畫亦必有益謹擬疏一通辦法與冊始事端皆略及之言官之失其職久矣攸縣釐務爲余梅臣所持去冬鄒公讓甫往辦理余君倡議罷市中丞曾密捕之乃爲道長所糾以鄒公爲殃民粵東之富饒百倍余君者有之而罔利尤甚或賄言官壞其事有如鄧人在山東發二百年之錮弊平情審處歲爲國家籌課百餘萬敝衣徒步嚴寒海上手足破裂艱苦釐定一季湘菜足以傾毀之後雖能者亦無所施其力劉晏之言利身死而人以爲宜大臣如壽陽常熟諸公不考古不

知今哆口張目爲商賈爭錙銖之利以相詆毀使不得申其氣鄙心竊獨慮之竊揆晏公之才智未必及鄙人粵中官商之阻難不止一文煜自非南老之精彊誰與任此者乎鄙人所嘗任咎者故念之獨深僧邸以不候山東巡撫商議停妥爲擅專王壬秋比附文煜奉此一語爲罪狀煌煌詔旨亦隱蟻之人心安得有是非是否有可採處伏乞鈞裁少荃中丞以夷務爲憂求助鄙人其第二函與何伯會談頗自快幸固知少荃識力過人自能知其窽要無憂此也然中丞自守大帥軍令憤然作氣巧中機會此有天焉何曾以禮相接諸夷知之

不敢相凌侮矣其所以然者何首上海未一與當事相見以中丞之能自守也卽邀與議大計可兒可兒自念生平周旋應接有愧此公多也必謂夷人所行惟當順從以求其安豈通諭哉特事有理有勢而行之必以其幾此則眾人之所忽而豪傑有爲者之所爭也周子言誠神幾謂之聖人誠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動靜之間大而治國平天下小而處置一事皆有幾者存其間順之而得逆之而失其初甚微其流而爲功效相去判然近年見此理差明故曰幾善惡判之以幾而已慶公去閩繼之者必耆公惡固有二有剛有柔耆公兼之

江西所屈折幼丹中丞聞吳昌壽又其在粵所屈抑者以是知其賢南老寄示鈞書微有所見不敢自閤謹具言之粵鹽改歸淮引此必不行徒費筆墨何爲者少荃中丞信言定海岱山鹽已運至安慶此時江路漸通但用火輪船七八隻南運岱山鹽北運淮鹽開官局湖南招商領運天下之利孰有逾於此者正以總攬利權不拘成例輕重在心行之無忤第五回劉晏所以能盡利者唐世制度視今日爲寬也據粵鹽引地而舉淮鹽爲科則目前之利不可知將來之累無窮尊旨謂爲不便偉矣君子之道協人情未有非人情而可强行者也沅

甫所謂劉晏轉運之法得岱山鹽而可行之裕如乞速
籌之商城相國自陳衰老無能乞簡料鹽課以裕國變
理陰陽之大猷不越乎此空山一老無求於世智謀計
術亦復同之國家人才如此中堂笑之乎亦許之乎手
肅敬敏鈞安

與曾中堂

六月十六日連奉鈞札由長沙還家稍稍料檢以便啟
程自惟精力短乏無可成就此由天限之不可以人力
扶掖近年以來尤畏官人在長沙惟時與中丞往返餘
多不相見強顏以事官人其不相習明矣少荃中丞豈

能度外容此野逸與其共事而有參差何如先期而自審量此官之不可就前緘已略陳其梗概俟到皖時再候鈞示以取進止昨在長沙聞江西拆毀西洋教堂一案幼丹中丞挺身任之至謂此二百年養士之報蒙心惑焉國家辦理夷務二十餘年大抵始以欺謾而終反受其陵踐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藉藉相爲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歷漢唐千餘年以及南宋事實無能一加攷究此其蔽也傳曰惟禮可以已亂奈何自處於無禮以長亂而助之彼猖乎至於寇亂之生由一二姦頑煽誘愚民無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毀教堂

者無識之儒生耳其奸和以逞則愚民乘勢鈔掠爲利
民數聚則氣囂氣囂則法廢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亂
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干譽故法常伸而民氣
以肅欲以此意告之幼丹中丞視其舉國如醒非疏賤
之言所能發其覆也中堂轄有全吳措置有未善他日
上煩調處恐徒損威重而終無善法以相折服夷人之
與中國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
而各異用羅馬敎主地屬法蘭西凡行敎者皆法蘭西
人也其人甚卑微無足齒數然至屈抑其敎必求以兵
脅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費不敢擅發也旣發兵則敎

與商俱退聽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發醞釀之久激使
一逞必出兵費求和而後已世人憤憤不加察中丞
辦理湘潭衡陽兩案直令各縣賠修人頗以爲疑嵩壽
謂充類至此而盡發之中丞兩縣猶可以情自求解脫
發之夷人則中丞亦且俯受而無可置辯此豈不爲光
明正大乎有示稿一通錄呈鈞鑒江西發端已誤勢難
轉旋要使幼丹中丞通知夷人之情與約束吾民之法
輕重緩急洞然於心庶不至激成事端以增國家之憂
傳所謂度德量力易知也所謂徵辭察有罪則不專論
勢之強弱而論理之是非願熟籌之衡陽吏敝民隣伏

莽充斥言者痴心吾省蘊禍方深若此類尚多私心之
憂又有甚者朗亭尙書奏徵解江西湖廣漕糧體察湖
南情形實有難行者而不能不爲國家一籌其略湖北
據民情爲言已覺其偏江西乃力陳洋船之不宜借則
於事爲遠矣主憂臣辱非臣子氣矜爲名之時幼丹中
丞敦慤嚴毅君子人也而不能不蔽於所不知爲中丞
代譏一疏所謂臣子之心發於不能已者未知有當事
理否並呈鈞覽蒙賜遞少荃中丞一書復械當由輪船
轉達均呈上嵩燾雖有官未敢就也又同年舊好私械
問遺故仍啟而不稟如以爲失官人之體卽懇屬眉生

弟爲更定之元公進軍過勇適多將軍有陝西之役未知以何軍助攻金陵深用系念
與李少荃中丞

六月十六日敬奉賜械猥以愚陋之資過蒙擢拔使與被朝命之榮持節巡漕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在古賢者猶以爲榮嵩燾何人寵邀異數知深能淺雅量陶成拊臆捫心惟增感悚然區區愚忱有不敢不以上達者凡治事以才而運才以氣嵩燾之才人知其不足矣多病迹適精氣銷耗至於旦所經營未晡已忘心所注措出言屢誤兩事並集緩急祇益其倉皇羣賓

在門迎餕亦爲之顛倒值時事艱難之際自揣疲荼終無裨益是以決計引退期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今年且老矣奚取於世而懷觀望此精力之乏不足與任事者一也賦性褊迫少所容納一言忤意抵脰求勝一事乖方推心自激史稱許慈胡潛好爲忿爭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此在淺薄往往同之又嫉惡太深立言太快以之自守差爲無害於人豈足以綜人物之參差攬倚伏之要最此質性之隘不足與處世者二也往者嘗奉使命治事海上矣以爲朝廷憂思急遽豈復能有所擇以爲名而任事太深則同官側目立言太

峻則羣小驚疑卒至名實交隳心跡兩晦私心自計位下名微進退綽如可以從吾所好故袁閻與陳蕃異勢其位定也魏舒與張詠異情其事殊也顯晦者君子之時所以制顯晦之用者君子之道嵩燾之所以自處則亦審矣此志事之分不足與審幾者三也人之才質各有所限束髮受書以爲天下事皆可意爲裁量惟兵事變化呼吸所不敢任耳今之仕宦大率與兵事終始參軍長史旣異古職制置轉運盡爲間曹無一旅之師以相頡頏則亦焉用此匏瓜之繫爲哉嵩燾惟自知其不足以在軍五年涉仕十稔不敢求進一階兼攝一職

豈有就枯之禾反希榮於霜露垂禿之鷺乃爭飾於毛羽此才品之異不足與其功者四也兼是四者焉所取斯誠恐大人薦言之雅徒累虛聲知賞之深或乖時用用敢直陳所志冀荷矜全謹當請示中堂乞情解職再行具詳上達耳

與曾沅甫

奉別五月二十九日賜書過蒙垂注殷拳以忝坱同寮渥加寵飾獎藉之殷期許之雅有逾涯量拊膺捫臆慚感交深少荃中丞欲見以一官厯練其意甚厚而自揣非所能堪假令精神稍足自給則此十年中已立功勳

致通顯何求弗獲必俟衰老且病躡人之跡而從之貿
貿焉自以爲榮知者所弗尙抑亦愚者所弗爲也吾楚
人才之在今日盛矣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
軒冕者空山一老從容談笑抵掌卿相自視亦頗不薄
奚必竭楚澤之蒲以爲菹罄湘山之竹以爲楗哉且君
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道足以濟世摩頂爲之而不爲過
道足以自靖鞠躬將之而不爲迂使此命出自朝廷
無可言者少荃中丞果視鄙人之才爲足以定亂鄙人
之望爲足以匡時否也松柏在山而草不殖爝火向日
而光不耀江南之亂已亟而文謀武略匯聚一時盡鄙

人之知慮無裨於邱山效鄙人之才能無加於走卒徒使與諸賢齊列效其分寸毫釐其無當也審矣來書謂鄙人稍能通知事務可以贊益中丞是也然兄所知知其理而已天下藉藉與爲義憤而無當於理則鄙人爲優旣更厯何薛二公之遷就重以吳公之阿諛豈復能裁之以禮以使範我馳驅哉自南宋以來議論猥繁而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餘年賢者惟知引身以避之而已中堂負天下之重且不欲與之交涉鄙人空山偃蹇何爲強與其事以滋天下非笑諸國領事微甚亦與督撫均禮其視道員草芥耳何所求於今之世

涉海以營一官資夷人之菲薄如必以仕宦相迫上者
募千人爲一軍壘大營自效其次中堂左右品碩談笑
餘非所能堪也因來書之意勤勤故略及之金陵之圍
甚銳其要在通運道宿重兵後路日盼大功之成使吾
輩得所倚恃以自休息瞻仰如何

與陳懿叔

七月二日奉到二月十五日賜書計別十五年中間僅
一通書問亂後人事反覆雖探之怡瑞亦多不能詳其
蹤跡近始知以廣寧先生遺事由黔入蜀一就吾霞老
而遂得尊書具承別後垂注之勤與其志事之所存眷

秋絕學遂已成書盛德大業至矣哉而勤勤著書之旨
未嘗少懈於易於詩於大學於中庸皆欲有所譏述恨
不時從游一攬所業承其緒言餘論開廣心意致終身
孤陋無成爲悒悒耳蒙於經義所得爲淺然竊以爲治
經當求通聖人之志而非通其文則志固無由通文周
之演易推陰陽消長之數以知人事進退得失之宜其
旨微其辭深聖人贊之贊此而已史稱費氏易惟具本
經而取彖象諸傳疏通經旨此漢儒傳易正軌宋儒知
孟京諸家易之誤而謂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
之易此其蔽也無孔子易傳則亦何所據以知易之精

微乎來書欲取小象指點周公爻辭其微妙處所不能知然卽此而見先生之妙於言易也蒙嘗笑古經生多不達聖賢立言之妙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入德之方哀公問政章總箸之推闡無餘蘊矣而後結之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知也强者勇也舉知與勇而仁在其中矣不能曰雖私必公也此行文之妙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而後結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造端於夫婦之知能也此行文之妙也昌黎因文悟道祇是能知得文章深處蒙嘗惜昌黎能辨古書正僞而不以之釋經先生以所悟於文之妙而

通之於經以嘉惠來學功過昌黎矣蒙於易中庸皆頗有所講說朱子編次四子書得聖賢之意爲多而於中庸則多自述其所得於聖人之微言妙緒時有出入欲爲質疑一書坱諸朱子之後不敢求異先儒也其頗自任者則綏邊徵實一書取秦漢以來中外相制之宜辨證其得失而不必以成敗爲是非其於經世致遠之略粗有發明自南宋以來議論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餘年徵實者以砭南宋後虛文無實之弊也此書出後世必有信吾之說以求利濟於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然皆粗具規模於心而未能成書以腹

苟太儉又義理之蘊於心者尙未爲充實欲更讀書十年乃成書耳頃以聖恩簡授蘇松道缺使符紛下敦迫就道天下惟官不可爲而蘇松無土地無人民虛具一官而已兩朝聖人遇我厚不可以避難辭險義當一往稍平卽歸十年讀書之約又成虛願頗自惜也士之立名亦各有分霞老入蜀蜀之利也而霞老亦會其時以發其名業使在江皖則事難而功不能半鄙人復何爲哉南齋供奉三年在職僅逾四月奉使海上與諸貴人相交接蓋有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誠感者其受任如此其事功顯易如此而卒爲所齣訖此自國運使

然而鄙人讀易而內自省亦頗有悟於吉凶悔吝之理
仕進之志因是遂絕霞老所言粗得其概而未究知其
深也及得 詔命又復不能自釋蓋京居三年親見

顯皇之憂勤與所以眷顧小臣之意終不敢有忘徒梗
朝命而於義無可居於心無可解則固不能執一節
以終焉鄙人之不及古人亦未始不在此也鶴丈遂有
關外之行大臣中無此精明亦無此勤懇而知者絕少
鄙心私獨痛之廣寧先生遺箸有成書可刊行者否爲
其嗣君報捐所費當不甚豐近世納貲爲官猶掇之也
何難若是高以下基請姑自小官始無遽爲其難者怡

珊初任清泉而政聲卓然爲之喜而不寐獨其體弱多病而又重以家累深用系念幸當事俱知其政聲可不至寂寘耳年來於詩文輒欲廢之而求者日眾酬應之文歲有所作以啓行在卽又家無寫手略上一二藝伏求教益聞方謀爲湖南之游怡珊亦屢思迎養此願必遂或幸及早告歸得相從數月一攬數年積臆此生之幸

與劉霞仙

今歲在長沙凡三奉書想蒙賜鑒自蜀來信者言大小之政一決之諸葛公甄綜人物修理法度斐然成章然

賢勞亦至矣想念何如嵩嘉初意謀以春和一詣安慶
須沂江爲成都之游夏秋長日足以了此夙願以入春
苦雨空山兀坐至不能出門節相屢以信邀令李竹梧
偕往復謀以五月啟行而李少荃中丞忽有簡放寶缺
之請 聖恩遂以蘇松道缺畀之欲勉就官則乖本志
以枉其身而無裨時用於心爲忤欲遂辭之則蘇松無
土地無人民人知其艱難也徒以爲避難辭臉而無可
託以爲名於義亦爲歉焉使符紛下敦迫就道且赴安
慶一行徐圖免此官以歸鄙人非無意於世者而不能
委曲以事人涉世數年譽者或過其實毀者亦損其眞

得失頗自知之可以爲知縣而斷不可以爲府道史稱王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及知制誥遂不復辭近沈幼丹中丞亦略似之士亦各行其志耳幼丹被命爲道而不起豈非至光明磊落者哉安石之辭館職以有所挾而要也則君子所必不屑爲幼丹決然以辭無他望也後人效之則斷不可內揆之心外度之義無可言者君子之立身成名固各有命存焉少荃貿焉有此一薦用之以取笑樂則亦吾命之爲之使此十年中精力稍足自給能任軍旅效奔走亦奚似今日耶廢吾讀書有用之日月以俯仰從人名業無成心跡交屈此所不能甘

耳老兄謂吾進退之際宜何以自處幸一教之忠義錄
一書不難於編纂而難於採訪在局數月規模略定而
頗苦於採訪之難其人頃已屬之羅研生將來不作官
亦決不可就館與聞人事境地所置隨時異宜吾心自
然之義不可誣也有復懿叔一書求轉交此老精神尙
如昔而廣輿渺矣古來才大難爲用今猶惜之恩恩奉
報一切時事不能詳亦不暇問也

與朱石翹都轉

久未奉書側聞蜀中士紳歌誦盛德比諸召伯之甘棠
所過輒留惠愛爲蜀民慶亦賢者高世之風所在必有

樹立尤爲老兄慰也春間承以 朝命簡授浙江都轉
浙事之艱難亦所謂盤根錯節以試利器者不足爲慮
惟粵中齟齬者又復共事一方當何術以遠之而隨聞
節帥已有奏畱之說獨事儘可爲視浙固霄壤也子翼
名士以全部援浙而畱之湖南身赴廣南乞軍糧已得
請矣聞頗以風月流連忘反所部有納降者三千人屢
聚眾相誓爲亂已捕得一二人以待其至省城惴惴相
視此行爲累必多心竊憂之江浙沈陷已深廓清無期
不能戡亂而以生亂詎非人謀之失耶弟頃以 聖恩
簡授蘇松糧道十年不欲爲官自揣精力弗能堪也垂

老乃被此 命其於鄙心亦稍舛矣以此官虛無土地
人民若辭之是謂我避艱險也且姑往就事焉徐圖以
病乞歸耳家居三載覺此心稍近書理意圖有所譏述
而忽舍之而去以從事無謂之周旋勉供無益之奔走
天也何尤蜀事傳聞異辭以理揣之合諸名賢以治一
蜀必能澄汰人才勤求吏事和眾安民攘除寇亂盜賊
固不足平耳一切幸時以相聞爲禱

致曾沅甫

奉書諷味噓唏豈惟公所處之難以俟相功崇德廣宣
無間然 朝廷眷顧稍疏羣小遽從而揶揄之此可悟

任事之難而君子之於仕宦悴心爲已多也始聞侯相
議守沙河賈魯河因取輿圖視之以七八百里之地遮
蔽東北兩面饒沃完善之區使不得馳騁而令公與鮑
公從容與淮皖各軍收撻伐之效賊勢方急而以緩應
之賊情苦散而以整御之唐宋以來主兵事者無此規
模氣象僧邸引運河之水以灌馮官屯計工數百里其
時李開方殘賊數百人無敢議其迂遠者則 文宗初
基東南糜爛天下岌岌 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
端簡百官憚於大難之驟興瞻顧卻立而抑不敢肆其
囂闔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

議論囂然言路之氣日張時事亦愈棘矣常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訥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毖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卽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爲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採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

錯出人才勿論也較其功過與其利病敢直斷之曰自宋以來亂天下者言官也廢言官而後可與言治頗有源流考證數十條竊譬之一家有家督有百執事有役耕之農有書記教讀而爲之家主者一切漫無考究而專責一二人以言其家必亂一家之微猶足以亂況天下乎諫臣之有專官隋唐不得已之政也其以諫爲名猶曰所匡正者君德也爲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隱也豈若自宋以來縱言官之囂賄賂恩怨惟其所陳既有罪矣猶羣相與力護之以是爲通言路人之心之蔽豈有窮哉故曰知德者鮮矣自有宋大

儒不能辨故曰民鮮能久矣唐宋之言官雖囂尚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夷之專求實用由中國虛文無實相推相激以贊成之亦豈非天道然哉又鄒衍五德相嬗之說上古以來一姓代興各有崇尚以成風俗蓋亦自然之理區區假五行之說索之於微此鄒衍之陋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

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及見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彊使氣傑魁人也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非是則羣以爲怪愕而天亦常假手不肖以傾去之使不得發據稍能持正議務名實振厲紀綱考攬人才輒曰是無度量吾抑不知所謂度量

者將用以何爲也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爲俊傑
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
之語錄本朝之經說皆風氣之爲也君子未嘗不爲
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
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二百年督撫同城之
大患發其覆者惟公與我兩人而公正言直色以陳之
封疆之責臣子之義兩協其宜其申明義利之辨以正
人禽之界發揮公私之分以存是非之公燭九幽之迷
惑立人道之大防沛然任之而無疑進退利病更無足
論前書所以相戒者望公忍辱負重爲國家任艱鉅

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鄙人之於粵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也是亦一義也

是道也胡文忠以之值

主少國疑之際樞府無可倚毘之大臣舉朝無可主張之公論豈惟無同志之援亦並無氣類之應君子於此懷忠而無可與訴裨益家國生民而無可與協心以求共濟則亦勉自效焉姑使此道自我而粗明大亂自我而粗定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擾人心處末世者之所同哀也是又一義也

是道也相俟以之若以言乎道之貞則君子

之於小人苟可潛移默化以使之軌於正固宜勸誘而匡正之不爾則効去之其援繫已深顯正其事以告之

君父而求自靖焉一身之得失勿之計也卽所糾所斥之去畱顯晦亦勿之計焉可也所默證者吾心所共信者斯理又何疑乎使言官醉飽以嬉條諭人才之賢否如令盲者居越而辨楚水之清濁聾者居蜀而察秦曲之抑揚朝廷旣曲從之士大夫亦允譽之同官切身之利害一有所陳朝廷旣深疑之士大夫亦交毀之莊生之言曰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非鄙人無與發公之深微者厯事久而知古今是非曲直蔽於聞見者多矣或身受其利病疾首蹙額而莫知其所由其源流本末無能推知而辨論者輒因公

書一推論及之幸恕其狂愚

復李篠荃

奉讀復書蔚然有道之言諷味沈吟意俱與長其於鄙人乞病之請略無疑阻士之貴乎知己非徒以知其意嚮而已必其知道也而後人與己之意嚮沛然一軌於正公之於此偉矣殆非時俗所能庶幾也所論沅公得失及與處輕重之宜卓識淵抱蓋兩兼之定計不帶武員所見尤精審李希菴初任鄂撫官相奏請以兵事歸撫而以餉事吏事自任識者笑之謂與國家制度適相背也而公持論亦云然官相以濟其私公之爲此言也

廓然一出於大公雖使褊心者居此猶將化其意見之私以相與有成況若沅公豪傑俊偉以天下國家爲心而非專己以自足者以是益知公在鄂必有益沅公而益慮沅公之蹇塞將與霞老俱西恐不及久飫此福利也沅公請處一疏尊意以爲無層次尤允急脈緩受四字地輿家祕訣而天道之精微聖賢之裁成輔相舉無逾於此君子得之以治事而事成亦省多少煩惱此公之盛誦鄙人與沅公皆所望塵不及者也京信久已繕就去人倉卒不及械交數日內送呈鄂事復棘尤爲沅公慮之孟子云莫非命也一笑

致笙陔叔

奉書懿然有道之言伏讀欽感而於情事容有未詳者
不敢不一竭其愚在粵三年所得惟養廉及韶關經費
外無別款歲用萬餘金取給經費養廉數千所餘無多
至於僕從規費已多裁革餽遺一無所受此人所共知
姪之節省由於性生出客公服間有添補居常衣服一
襲家居之舊未嘗更製日食上下一例玩好什物除置
買書籍外未嘗浪費一文以故所存尙二萬金黃莘翁
言粵撫
萬不敷用彼用度
自豐不可爲訓去歲費至萬餘金歲租已過一千可
以傳遺子孫住屋亦儘穀而地勢迫隘架屋山脣若巢

然當前去水一瀉數十丈萬不可久居意城爲置饒姓
一莊原爲屋基而憚於營造吾甚怨之議合三四年之
力籌備二千金置一住屋及吾身爲之其地基直十丈
橫不過十餘丈較之意城見住屋合塘基計之橫直皆
短數丈試問從何起造大屋身爲督撫歲支養廉良亦
不薄何嫌何疑而畏人訾議一身服食起居而多懷顧
忌罔道干譽此吾所素恥居官居鄉一以直道行之所
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顧人喜怨非敢爲崛強也性自定
爾往在軍中數年未嘗添置升斗之田而人動曰所獲
盈萬吾弗辨也每歲資助親友較多於存與不以人議

吾之富遂懷顧忌也近年勞李居室吾傾囊置備其地基力亦弗給彼尙無所瞻顧而吾十丈之屋乃反懷瞻

顧乎必自謝曰吾無一錢左季高

在軍日以此爲言

沈幼丹

江撫

歸裝四萬金而以買字爲生

皆爲此語吾弗屑也老叔之意美矣而

情事則非他日來鄉當自悉耳義學之設意亦良美然

約以千金則斷不敷取效於一蒙師之力則又斷無此

易事蓋設學必建立學館冊始已難而子弟所取法者

父兄之德藝耳吾族身列膠庠者多矣果何一爲足取

法者哉先生所訓者空言父兄所行者實事其不足相

勝明矣吾家所守硜硜亦恃諸弟皆賢耳子姪輩已兢

兢不敢保其往自計三四年後無所效用於世當遂博求後進賢者教育之貧者資以衣食富者亦取其脩金焉庶幾有興起者環顧族人尙未敢有振興之望也捐宗祠銀一千苦無所交納年來田屋絕昂未易置買莊業欲置一試館亦不可得若用以設義學則此一款預備久矣惟所以命之姪意求一經理此費者尙無其人敢遂望有濟耶